

金文通公集

序

豈凡先生外集者先生與浮屠氏博山雪關等微言往還及夫倡導里巷勇於爲善破吝除貪從不惜財力始者也

先生爲學內朗外通其爲文  
錯綜古昔澤于仁義之指今  
之後生小子望見顏色咸以  
爲關閩濂洛之儔若外集者  
何爲示人耶嗚呼此先生所

以不可及也予見世號爲儒者浸淫勢利日深月異反不若深山學道之外氏能淡泊攻苦以有得於性命而乃隨衆附和虛稱壇宇輕詆二氏

爲世道人心之害抑可嘆也  
又有黠者自謂叅承絕學明  
悟宗旨翻然返于古今以來  
之聖人以廣大歸于吾儒又  
謂前此非謬也乃狹也予考

其實則猶然大雄氏之賓主  
機用耳入室而搯戈果衛道  
耶抑好儒名耶韓退之毀佛  
骨一疏表裏孟子至其稱大  
顛曰外形骸以義理自勝是

韓子未嘗諱言佛氏之徒也  
而何儒者諱言之甚乎惟其  
諱也是學儒學佛兩無得也  
豈凡先生曰吾所不必爲者  
髡而緇耳求福田利益耳若

夫號爲傳心得法者卽謂聖人之徒亦可而又何敢諱言外集耶予聞豈凡言乃爲序其集以告夫學道而無所諱者亦韓子之學也



順治五年戊子夏永安陳名

夏題

讀息齋先生續外集頌言

有一長者現宰官身於塵濁  
聚說微妙法入三昧因最勝  
殊特不離文字而證菩提當  
其說時以手代口橫說豎說

悉現了義使彼聞者以眼代  
耳有句無句各各汗下諦觀  
思惟得未曾有如獅子吼大  
地震動如音聲樹四衆歡悅  
如甘露灑一滴千滴遍成醍

翮如牟尼珠中邊交攝光無  
差別我告長者世尊說法四  
十九年而無一字今此種種  
趣義云何長者唯然普爲利  
益諸有情故復告長者我佛

度世自利利他頭目腦髓一  
切喜捨而此種種世諦文字  
於功德海何啻一沙彼諸有  
情云何饒益長者唯然我所  
說法各具足故是故今日以

是因緣隨方牽勸因病發藥  
如語實語開遮歷然從一筆  
端點金剛眼卷紙橐墨示一  
切空是則雲棲大弟子者續  
佛慧命顯光明藏八萬四千

十二部經是一是一二讀是集  
者作如是觀

順治歲次辛丑秋八月初學  
人濟圓鼎孳和南謹書於  
香巖居中

金文通公外集總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記疏

卷之三



疏

卷之四

引

卷之五

說

卷之六

誌銘  
銘  
文

卷之七

頌  
偈

卷之八

詩

答問

客難

可歎

拈古

金文通公外集總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楞嚴經會解序

奉 敕撰客問評註序

五燈會元續續序

賜號明覺禪師憨璞語錄序

金剛經註釋序

芑溪禪師語錄序

山曉禪師語錄序

旅菴禪師語錄序

拈古漫錄序

嵩山上人語錄序

崇義錄序

慈雲禪室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叔撰楞嚴經會解序

臣聞古帝王之治天下。敷五教。明五刑。爲之化導。而懲創之者。無非欲人之勿迷其真性。勿失其本心。憬然率教。凜然懷刑。競爲遷善。改過以共進于淳良。而

成其爲雍熙之世也。顧心性之說詳于經書之紀載。傳註之發明者不具論。卽外而釋氏諸書源流各別。言說互異。亦大都以明心見性爲主。而于衆生本具之妙覺明性。妙明元心。反覆辨論。抽揚靡竟。則莫如楞嚴一經我。

皇上睿哲天縱。彌勤學問。凡古今載籍。苟于理道心性有所裨益者。觀玩不輟。更殷殷于覺世牖民。惟恐其迷性喪心。無知陷網。有辜

上天好生之意。于是講讀經史之暇。旁及釋教中。楞嚴

經會解一書深契夫覺世牖民之

膺懷爰命重梓以廣其傳。

救臣之俊爲之序。臣老耄寡昧久矣。迷失幼學。詎能旁通釋典。然不敢不披拾儒生臆見以仰答。

明命千萬一謹拜手稽首而言曰。按是經無教不收。無機不攝。而要以常住真心爲體。以圓通妙定爲宗。以反妄歸真爲用。破阿難一向多聞之惑。示波斯元無生滅之性。七處徵心。是處皆妄。八還顯見。無還斯真。舉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爲一切衆生無量劫來。



生滅來去流轉不窮之根緒而直揭之曰本如來藏  
妙真如性。非因緣。非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斷三緣  
以息三因。融七大而超七趣。指遠客還家之路。標諸  
賢證入之門。二十五圓通。音聞實居第一。三十二應  
現成就專以聞修。至于分析細微魔事。研究禪那現  
境。爲之諄囑保護。消息邪緣。斷除妄想。顯真如性。成  
無上道。洵密因之妙諦。了義之真元。而菩薩萬行之  
綱維也。自唐及宋。解者代不乏人。而長水等九家爲  
最著。釋義雖有異同。標旨咸屬正論。元僧惟則輯成

會解一編。尤得要領焉。臣是以深惟。

皇上好生之德。無在不寓。蓋斯編之所以刊布也。欲使天下之人。知孽本無因。悉由妄造。奈何迷鏡裏之頭。而狂性不歇。忘衣領之珠。而反向外求。顛倒攀緣。淪溺莫返。儻由是惶懼愧悔。如阿難之承佛慈誨。涕淚悲泣。而不復迷。真迷妄。造孽種種。以至生罹。

王章歿墮冥獄。則庶幾不負我。

唐堯虞舜敷教。明刑登一世于雍熙之盛心矣。

奉

敕撰客問評註序

自古開天持世之聖人如堯舜周孔垂衣畫象修道立言皆是諸佛菩薩建立世界化導人心之大機大用非下劣凡夫所可以尋常意識卜度測量也我皇上治法堯舜學宗周孔孜孜日不暇給而

天縱濬哲猶旁通三典深契無上妙義凡可以用之覺迷回邪有補于世道人心者無不目寓神浹輒隨時拈出直欲盡人而爲之提撕振醒焉一日

講幄咨詢之暇覽及玉林禪師客問一帙嘉其言之有合于道可以爲士大夫之藥石併可以爲緇素羣流之鉗錘爰付梓匠以廣其傳而

敕臣之俊綴述簡端兼爲評註全文臣受而讀之其設爲問答機緣大約以學道一事鞭策士大夫而直指士大夫種種礙道習氣能令通身汗下又以七諦當逼拶學道人而喚起學道者節節須知痛癢管教欲罷不能洵哉士大夫亟救痼疾之良藥一切學道人打斷命根之毒錘也我

皇上憐憫士大夫多汨沒于名利愛欲纏擾于客氣私  
心迷却自性莫知警省故未能有恥且格又憐憫一  
切學道緇素人等真妄無分道業莫辯如沒頭墮在  
萬丈洪波中不知自怕沉溺又誰爲竭力提持故聊  
借客問數語作痛棒熱喝使讀是編者其或憬然而  
返或矍然而起庶幾其大夢忽醒回頭是岸胥一世  
而睹自性體咸登正覺乎嗚呼此

皇上之所以刊布客問也卽諸佛菩薩建立世界化導  
人心大機大用之一毫端也臣愚且老愧未能學道

又何能仰承

唐旨敷宣與義姑就蠡測所及妄加詮註謹拜手稽首  
而爲之序云。

五燈會元續續序

粵稽少室花開五葉。曹溪胤布諸方。于是直指單提之心要。一本析爲二枝。衡山觀音。廬陵青原。咸爲學者之所皈依。天下號二甘露門。青原法嗣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南嶽法嗣爲馬祖。臨濟滄溟仰宗之。此五家宗派所由始也。宋景德間。永安道原禪師作傳燈錄。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爲廣燈錄。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白禪師成續燈錄。淳熙十年。淨慈晦翁明禪師作聯燈會要。嘉泰中。雷安受禪師作普燈錄。

厥後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以五燈爲書學者浩博難通彙作五燈會元嘉惠來茲此五燈會元所由著也燈之義何昉哉法華經有云日月燈明佛言燈能破諸幽暗朗然與日月並明又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心法之授受無盡則燈光之照耀震旦亦與之無盡此從來諸尊宿喻宗爲燈之義也慨自法末風微野狐嗥吠布席雖徧諸方心燈時有明昧浸淫至明季甚有操同室之戈紊大宗之統幾於聚訟祖庭淆訛正法識者憂之久矣今涵公上座以火室二十



八代之嫡裔。紹燈燈相續之智光。上自莊嚴劫過去。七佛下逮南嶽一枝之三十四世。青原一枝之三十六世。精探之密藏。與典旁鬼之斷碣。殘碑咸爲之鏡。其源流表其師承。無德不彰。有疑則缺。編成五燈會元。纘續一書。揭祖意於中天。耀羣蒙之長夜。嗚呼。十萬億劫。後祖祖孫孫。統系井然。心印燦如。皆涵公之光明。無量矣。其功豈直與道原等諸禪師並哉。余儒生也。不敢援儒妄證。聊述祖燈緣起。以見斯編之成。其擔荷者爲甚鉅也。

賜號明覺禪師憨璞語錄序

楞嚴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然則一千七百則公案。皆歷代祖師言說也。皆無實義也。古來心心相印者。又何以有語也。金剛經云。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然則三藏十二部。皆諸佛菩薩之真語實語也。如語不誑語不異語也。今日振揚宗風者。又何必無語也。若作無語會。曹溪一滴不聞聲。若作有語會。火室堂前偏饒舌。嗚呼。語而無語。無語而語。如是理會得來。可以讀憨璞禪師語錄矣。師

紹濟宗之嫡傳。爲天童密老人之法嗣。雷音久震于南土。獅吼忽移于

鳳城。良以憨師自恒沙億劫中。夙植德本。今親遇轉輪聖王。如來召至上林。萬善殿集衆唱酬。因緣水乳。恭承天語。宣問抉盡佛病。祖病魔病。憨師一味承當。全具佛藥。祖藥魔藥。于是機境相酬。

天子嘉焉。賜號明覺禪師。茲當結制期滿。拈提盈帙。橫着。豎着。拂子遍地。風光直提。倒提。拄杖。普天震動。謂之語而無語。可也。謂之無語而語。可也。有一門外老。

者窺而嘆嘆而爲之作頌曰

百癡血嗣濟宗赤幟平平實實洞達明悉洒洒落落  
未後一着感通

帝座究未說破春到花開事理兼該乾坤燦爛吾道一  
貫鶯鳴燕語祖風揚舉刻盡誦訛海不騰波噫門外  
老者爲誰雲棲弟子大周也

金剛經註釋序

金剛一經。乃釋迦本師。欲世人悟理見性。爰立見性之法。此一卷經。乃衆人性中本有。只因瞥起無明。爲己主宰。妄謂有生可度。有行可修。有法可得。其于無住無得之本。真千里萬里。此經兜底。掀翻鞭撻。妄情淨盡。無餘直使。法法皆無所得。頭頭始是家珍。而性乃見矣。註釋此經者。古今來不下數百家。而求其恰恰合如來本旨。什不得一二。余于戊申長夏日。正矢願持誦金剛。有吳門小友石書城。自幼長齋。夙具根

器而尤信向金剛一經博求諸家解註適從雲間獲  
此書此經註釋係雲峰大師釋谷口子真訂余受而  
讀之不煩不簡不淺不與不顛預儻侗不滯句承言  
有合如來見性本旨爲之合掌讚歎欣未曾有所號  
子真者大約係僊真之流未得其詳至若雲峰大師  
則攷之五燈會元及古尊宿語錄的係大愚芝之法  
嗣爲雲峰悅一時法席最盛語錄最多有上堂一則  
云不用愛聖聖是空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若得聖  
凡情盡喚作體露真常所以古者道但盡妄緣卽如

如佛又一則云若見諸相非相卽山河大地並無過咎又一則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四十九年間都來說一夢你等諸人還曾夢見麼所以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卽此以上三則金剛妙義已逗漏極矣所以此上註釋的的本宜其爲諸家最也書城不覺歡喜踴躍捐貲刊布以廣流通其功德尚可思議哉余因爲之序俟諸方之明眼者證焉

苕溪禪師語錄序

古人學道叅禪端只爲生死心切盡此形壽務究明已躬下一段大事不是粧體面好看要求圓妙道理誇示已長將世諦中伶俐聰明知見拈弄一翻遂畢此生學道之局也近自天童天隱二大老示寂以後諸方叅禪者莫盛于今日亦莫衰于今日何謂莫盛于今日也凡豎拂拈槌登座說法之禪和無論通都大邑古院名刹以至山阿水渚茅廬草舍中處處有之非極盛而何何謂莫衰于今日也自己腳根未穩



操履未圓。妄希出世。徒以鼓唇舌爲機鋒。以長我慢。爲孤高。以養懶惰爲休歇。以特點慧爲妙悟。縱遇善知識。不肯虛心承誨。便思說圓說妙。呈偈呈頌。得火爲足。倘不幸而撞彼拍盲禪。將冬瓜印子。一印墮入外道邪魔。卽百千萬劫難期出頭。非極衰而何。諦思古人如百丈之侍馬祖。揚岐之事慈明。終其身甘居學地。涉歷行門。辛苦操作。高風遐軌。豈可得而彷彿萬一哉。乃吾於苒溪禪師。庶幾旦暮遇之矣。師承願再來爲死生一大因緣。真叅實究。下死心工夫。而又

親受鉗錘于機。不虛發語。不亂施之。真正明眼善知識。報恩大覺普濟玉和尚。成就克家真師子。印證所得。不啻着毛。廝結然而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

上聞其行解相應。無忝阿師。順治己亥夏四月。玉和尚蒙

恩還山。隨有

旨召師來京。駐錫萬善殿。

上于萬幾之暇。時垂宣問。如叩洪鐘。響無不答。其間判

斷之穩密勘驗之明確毫無假借回護凜然烈日嚴霜幸矣哉遭逢

聖王如來廣大光明包含法界靡不水乳投而函蓋合。至其他提唱激揚有殺有活有縱有奪有顯有隱有權有實如四瀆百川千流萬轉衝山擊石鯨吞龍變卒歸大海而後已師雖珍重出世踞猊座而逗別傳爲時稀少琳瑯琬琰未可多得然拈一機而機機普應用一法而法法全彰以之發揮祖道建立宗乘固已剷盡皮膚直指骨髓矣嗚呼余竊窺師之本意若

非先承師命繼奉。

君命令之闡化弘道。迨而後起。則師且韜晦。至今縱後之學者。欲嘗鼎一臠。飲海一滴。亦胡可得也。所謂祗愁不成佛。不愁佛無語。世之學道參禪者。請以苒溪爲式可乎。

山曉禪師語錄序

昔大慧老人初叅圓悟。悟察其已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却坐在淨躑躅處。因語之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嗣後大慧勤叩半載。當下釋然。正所謂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嗚呼。踞獅子座。演如來法。紹祖德而津後學。其責任洵不輕也。須是死一回。始得活了。復能活。始爲一得永得。若先未能死。不過浮剽虛掠。拈綴成篇。于自己本分上。毫無交涉。若死了未能活。亦只是傳案。

印瓢作世諦流布。欲用之殺活縱奪。豈得縱橫自如。以余所睹天童木老人。血嗣隆安。曉公其真悟祖所云。死後能活者。歟。曉公與善果旅公皆荷。

先皇帝以金剛正眼。特簡之。諸淨德中。因

敕曉公弘法隆安寺。與旅公東西標幟。互相唱酬。

翠華屢幸。

賜賚優崇。兩公真堪伯仲。惜乎一時勝事。奇緣猶之石火電光。倏忽莫追。而道風所播。學徒雲集。法語泉流。信口信手。隨機之施。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以至哦

風嘯月。叶羽諸商。無非指示西來的的大意。不見大  
慧老人道。我這裏如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臟。殊  
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覓伊縫罅。會斯意  
者。方許讀曉公此錄。若徒以文字語言音聲色相求  
之。而曰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曉公乃其人也。豈  
不覲面失我曉公哉。

旅菴禪師語錄序

客問余曰。聞竹乾有九十二種。背正趨邪二十八人。摧邪持正。逮我東土。白馬西來。正教始興。于濁世名相。尋陷于邪宗。由是達魔大師。掃除繁穢。直示本心。此不立文字之第一祖也。厥後二派五宗。門風各別。語論橫生。或上堂示衆。或入室小參。凡垂一語。必輯爲錄。沿至今日。法席星羅。唱提充棟。濫觴極矣。謂不立文字之義。何余曰。否不也。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凡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



夫塵說刹說熾然說卽水流風動莫非妙演圓音至  
于祖印肇開佛髓全呈曹溪之壇經尚已嗣而大慧  
老人所哀集五家正法眼藏凡百餘人靡不擊塗毒  
鼓轟霹靂舌觸着磕着能使精妖喪魄魔外潛踪此  
豈可以文字語言目之哉昔巖頭和尚道播揚大教  
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  
爲巖頭所謂胸襟流出者乃自己無始時來現量本  
自具足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凡有言句立處  
卽真非是造語言求奇特以他人道不出錦心繡口

意句尖新爲胸襟流出也。往不具論。余讀善果旅菴  
禪師語錄其庶幾巖頭所云。從自己胸襟流出者歟。  
旅公爲天童木老人克家子。邁。

先帝夙劫奇緣于西苑淨刹。一晉接間機投水乳。遂

命公闡法大善果寺。

恩遇之隆不減報恩天童二大老惜乎。

龍馭遽昇。敷天慘淡所在法苑琳宮。亦頓爾埋光匿彩。  
是以猊座鮮登。獅吼希震。侍者彙其拈提之句。僅僅  
滄溟一滴。然而流出自己胸襟已足。蓋天蓋地遍滿。

三千大千矣。謂旅公此錄是文字乎。非文字乎。請質  
之具金剛正眼者。客無言而退。

拈古漫錄序

拈古漫錄者大周于甲辰長夏銷暑懷天堂中同雪山和尚一時偶集所錄也。余不知古又安知拈哉。不知拈古又安敢以魚目混明珠而與大善知識。此敲彼唱哉。曾記得大慧禪師云。叅學者須叅活句。莫叅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所謂活者此句也。死者亦此句也。活中有死者。此句也。死中有活者。亦此句也。不死不活者。此句也。卽死卽活者。亦此句也。然則拈古者。死句亦可拈得。活活

句亦。可。拈。得。死。拈。得。活。時。似。乎。是。死。而。其。實。活。拈。得。死。時。似。乎。是。活。而。其。實。死。識。得。死。活。變。幻。千。態。萬。狀。方。知。歷。來。尊。宿。從。無。實。法。繫。綴。人。只。要。人。于。無。義。味。中。咀。出。義。味。來。沒。理。會。處。得。大。理。會。在。固。忌。註。脚。尤。恨。籠。侗。吾。知。雪。山。其。免。矣。若。大。周。則。必。居。一。于。此。諸。方。明。眼。人。必。有。檢。點。及。之。者。雖。然。余。固。以。檢。點。爲。藥。石。也。亦。庶。幾。乎。得。良。藥。而。後。可。求。活。云。爾。

嵩山上人語錄序

臨濟家風莫盛于今亦莫衰于今。擎着拄杖。咸能捉鬼殺賊。豎起拂子。盡會布雨興雲。請莫打。請莫喝。只要一口氣不來時。實實討個落處。便目瞪舌喬。拄杖拂子都用不着。所以古尊宿珍重出世。良以走馬須彌頂。撐船大海底。收韁把舵。誠惹大一樁利害事也。余一日閒遊西子湖上。過鳳林寺。聞雷音大震。隨衆趨入。則擎拳豎拂者。爲嵩山上人。侍聽良久。機境相酬。于了無奇特處。露些奇特。余心異之。及下座與之。

平實商量。則山窮水盡。他人翻不得身。下不得腳處。師却還個真消息。遊行自在。今錄中有古杭素稱佛地一段。試請明眼人勘驗。便識得嵩師本來面目。亦識得一切衆生本來面目矣。雖然得無以予爲饒舌。

石

崇義錄序

古德有云。祇愁不成佛。不愁佛不解語。今日之出世。開堂者。法壇林立。靡不有語。亦靡不是佛。耶。余曰。佛不必有語。不必無語。語不必是佛。不必非佛。亦視其爲何語而已矣。口頭三昧。逞機鬪辨。則語可不有。寔地叅究。證明生處。則語不可不有。崇義錄者。楊山松際師來自崇義之語也。其語猶之布泉菽粟而能煨寒餽餒。猶之晨雞暮鐘而能鳴昏喚曉。耀前代幾燼之祖燈。續末世將斷之慧命。所謂不可無之語者。此



錄是也。昔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禪師云：大藏教明得個甚麼？宗舉拳示之。李不悟。宗云：措大空讀萬卷書，拳頭也不識。余鈍甚，亦豈識拳頭？而師旣張拳以示，則明眼人必有識之者。固無俟余之強不識以爲識矣。偈以誦之曰：陽山崇義是一是，二認得陽山便識崇義。一瓢一衲，隨處拔幟。磬山家風，臨濟血嗣。

慈雲禪室序

慈雲禪室者。吾邑周君星甫室人吳氏法號慈雲所  
構也。慈雲產名族。幼攻書史。博通載籍。于中饋操作  
之暇。吟咏不輒。晚益究心竺典。勤求大乘。以夫子患  
痼疾。誓闢淨宇。供養。

慈悲大士像。晨夕焚香拜禱。繕寫妙法蓮華經十部。  
願藉佛力。法力。俾夫子夙疾頓痊。慈雲既親灑。閨藻  
爲之。引星甫伯兄侍御公光甫復踴躍贊助。爲之跋。  
息齋老人休沐里居。聞其事。見其疏冊。內引與跋。不

覺作而嘆曰。是何善緣之輻輳一門也。余有以卜星甫之病。必霍然而起也。蓋余嘗讀唐脩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云。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真妙義。合目冥心仔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裏。又云。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然則法華原名無量義。有能信解受持書寫誦讀者。其功德均不可思議。安在慈雲之點墨。非醍醐耶。又安在慈雲書寫圓成日。非行佛令之醫王。特與夫子治心病耶。余是以卜星甫之霍然而

起只在慈雲禪室告竣之日也行將夫婦共出火宅  
共登大車共舍化城共詣實所相與共證法華三昧  
真雅師所云非但天恭敬人恭敬亦合龍讚詠鬼讚  
詠佛讚詠余又何能不歡喜合掌而爲之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法華禪院碑記

廣福寺飯僧田記

募建大悲閣疏

重修吳郡北寺塔疏

重修橋李法蓮寺大悲閣疏

募造藥師殿疏

重興天竺寺大士殿疏

募建靈二官殿疏

祇園寺建白衣觀音閣疏

祇園寺華嚴募單疏

夕照寺募疏

青蓮禪院接引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法華禪院碑記

法華禪院者在楓江寒山寺之西數武去閭關六七里其地爲松陵徐氏瑞宇之舊宅徐君素奉三寶絕葷茹齋經數十年以信義德行著聞鄉里皈依禪宿性能者匪朝伊夕忽于順治丙戌夏五偕其子學博

名克俊者捨宅爲菴。仍捐橐千餘金爲之營構殿堂。寮廡并田園若干畝。津梁往來雲水。因名其菴曰法華。蓋取惟一事實。餘二非真之義也。諸佛如來爲此一事出現于世。達磨初祖爲此一事隻履東渡。一千七百則老古錐亦皆爲此一事。拖泥帶水。連累滿地。兒孫不輟手。徐君之所以猛撇火宅。植茲良因。欲後之住此菴者。究竟此一事。直變火宅爲蓮池。且併捐化城。共詣實所也。會始事之能公。謝世方丈。無主香積。蕭瑟津梁。艱阻賴有舊住僧寂慧。績行多年。力振



式微與一時合郡紳士敦請浮石和尚之法嗣天童  
密老之嫡孫彌壑禪師于乙巳春來主法席迄今四  
載于茲宗風丕振禪悅飽安洵能究竟此一事而無  
愧其爲法華主人者已于是寂慧之夙願了畢并捨  
宅爲菴徐氏父子之往昔良因亦至是圓滿無欠而  
屬余一言爲之記云

廣福寺飯僧田記

昔達觀穎禪師行脚至吳中時已薄暮投宿律居士  
者弗納師責而數之曰如來有言汝曹不聞之乎在  
家僧不喜客僧來者我法當滅夫穎公有道之士一  
宿不留何訶責至此良以紹隆佛法者僧也拒僧不  
納非薄僧是薄佛也四十二章經云飯凡人百不如  
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層累推之  
以至羅漢辟支佛功德不啻倍蓰從來賢聖應化往  
往游戲敗笠破衲中是以飯僧一事福德最大爲飯

僧謀久遠而置立齋僧田其福尤不唐捐丹陽縣城北里許惠山廣福禪寺創自西晉泰康六年歲久傾廢宋仁宗時有化身菩薩重興名日光道場後永明壽東山岳祖風振揚乳泉表異至明末憨山大師駐錫其中註楞嚴法華通議疏解金剛心經併著夢游等集古德名賢于茲寺緣會非淺集指恒以千計且地當水陸要衝北來自京口南至自錢塘雲水絡繹瓶鉢駢闐需田飯僧猶俗人之必需米舉火也粵稽晉代卽有欽賜基址山田七十畝明萬曆年間本邑

著姓賀孫等氏各捐貲置水田一百畝。大清順治六年江氏施湖田二十五畝。合新舊田地計之。幾二百畝。皆資助香積。津梁往來之需。寺主石源上人恐後之無所托以傳也。世守匪易。特走長安。因大善果菴和尚索余言爲記。余曰。此田有無量義。請爲上人悉之。其在諸檀護。破慳喜捨。必獲人天善果。食報無疆。此福田也。其在十方荷竺擔瓢之徒。旣餐香黍。增修德業。長養菩提。此慧田也。其在常住謹司香火之後裔。秋霜律身。春風與衆。恒飽五戒具足之高流。與

天羅漢辟支佛應化賢聖此又無價良田也但不可  
着一貪想自私自利爲衆如割身肉此便是害田之  
碩鼠不可着一嗔想人我熾然如堅城之不可下此  
便是蠹田之蛇蝎不可着一痴想如豪富田舍翁徒  
爲長子孫計而被華嚴會上主稼神之所訶譏此便  
是損田之一切蝨螻三毒除而後妙明之內自具五  
風十雨歲歲釀成金莖玉液以徧充禪悅使此田直  
與法界俱永可也如來大法之興端在是乎是爲記

募建大悲閣疏

諸佛菩薩皆以度世爲本。而悲憫闍浮。應現普濟。則觀世音爲最著。故冠其名稱曰大悲。良以世人一墮娘胎。便受無限悲趣。而世人不自悲也。惟世人不自悲。而生生世世。流浪悲趣中。靡有窮時。短命者無論卽長壽者。不過八十九十。以偕殂。均之石火電光。誰短誰長。貧窮者無論卽富厚者。終須赤身撒手。以冥遊均之一副枯骸。誰富誰貧。下賤者無論卽貴介者。終須蓬首伸足。而長逝。均之一場傀儡。誰貴誰賤。愁

苦者無論。卽歡娛者。終須攢眉蹙額。以永訣均之。泛舟苦海。誰戚誰歡。壽也。妖也。貧也。富也。貴也。賤也。苦也。樂也。無一非可悲之人也。無一知自悲之人也。此觀世音所以不勝其悲。而張千眼爲之照察。出千手爲之救援。世界無盡衆生。無盡觀世音之悲願。亦與之俱無盡耳。有能明乎大悲之義。則未有不凄然自悲。如焚求拯。溺求濟。而願觀世音之亟加哀憫。覆被者矣。潯水印松禪師。悲願深廣。旣念往來行脚。無應鉢之所爲之。募齋僧田。以津梁禪悅。又念雲水賢聖。

無停錫之地。復思建大悲閣以弘啓禪關。計閣之爲費不貲。然以印師悲願。與遠近善信。而盡攝入于悲觀中。庶幾借此悲因。植彼聖果。相與歡喜樂助。以無負觀世音應現普濟之婆心。則閣之成也。拭目俟矣。



重修吳郡北寺塔疏

按志寺曰報恩萬歲禪寺踞一郡形勝建自吳赤烏  
年間隋吳令孫寬廢之唐僧慧穎再建開元中詔改  
開元乾寧時燬于兵吳越錢氏始名報恩今殿址久  
墟不復可問矣殿之坎方有浮屠巍然插峙創自梁  
僧正慧凡十一級尋燬宋元豐間重建蘇文忠軾感  
舍利之瑞捨所藏銅龜奉焉建炎之亂鞠爲灰燼紹  
興間僧金大圓復爲構造止九級垂四百年明隆慶  
間又不戒于火萬曆十年申文定公倡衆修建適有

古杭佛日僧曰南山如金者具大辯才能廣說因果併饒有飛行術共咋爲神以致檀那雲集凡九年塔成高三十七丈延袤二十八丈仍復舊觀迄今歷有年所風侵雨蝕鼠穴雀巢塔身幾剝落盡矣順治五年有僧惟一矢志鼎新佐以文若雲觀二僧協力募修從頂至下補苴完整者已得八級尚餘下一層剝落如故在再又十七八載形家者言此塔爲一郡坎方之鎮星也高必以下爲基基之不固欲層累而上之保無傾危得乎亟葺之便余因偕合郡諸紳士善

信等于今年春延請圓墓剖和尚。駐錫茲寺。謀葺塔基。顧寺之東北隅。有不染觀音耳殿。樑棟盡朽。卽日將圯。余偶感異夢。欲和尚先完耳殿。以安大士法身。而後興塔工會。

藩臺佟公。偶一日過寺。目擊耳殿傾頹。慨捐清俸多金。不日成之。異哉。余夢之有徵也。信。

佟公爲應運再來之人。故于體。

國恤民之暇。無一善事不力行。無一勝地不點綴。茲殿工旣竣。和尚可以惟塔是圖矣。而又欲余一言爲勸。



重修樵李法蓮寺大悲閣疏

曩潯水印松禪師募建大悲閣。余嘗爲引言。舉大士所以悲憫衆生。一片婆心。縱筆揣摩。真覺衆生之悲。趣無盡。大士之悲觀。亦與之俱無盡。余擲管時。不禁涕泗交流。卽一時見者聞者。亦心骨摧裂。然而閣浮衆生。能代人悲。鮮知自悲也。人生世間。不過逆順二緣。或遇逆緣。則知悲。一遇順緣。則侈然意得而忘之矣。或遇順緣。則知悲。一遇逆緣。則怨尤橫生而忘之矣。有能齊逆順爲一境。運悲心爲等觀。千萬人中。未

有一焉。不得不望救于大士之大悲也。故大悲閣之  
建立。所在梵刹。有之。樵李法華寺。大悲閣。躬自唐陸  
宣公。厥後成燬。迭更明冢。宰陸莊簡公。暨余師蔣澤  
壘先生。曾令禾相繼更新。兵燹以來。榱崩棟撓。行將  
廢墜。郡紳某某。偕十方善信。復謀所以新之。持疏乞  
余言。余不覺愀然曰。諸檀護之爲此舉也。其皆有悲  
心也。夫嗚呼。衆生之可悲。至今日而更甚矣。大士照  
之以千眼。猶悲眼之不勝其照矣。援之以千手。猶悲  
手之不勝其援矣。卽以樵李言之。當其未罹兵燹之

先戶口殷蕃商民樂業熙熙攘攘者恬不知其爲可  
悲也。及其既罹兵燹後。瓦礫如丘。白骨猶燐。又倏忘  
其爲可悲也。無論若富若貧。若貴若賤。若苦若樂。若  
壽若夭。卒無一能知自悲。則有眼者與無眼同。而烏  
得不藉大悲張千眼爲之照。有手者與無手同。而烏  
得不藉大悲伸千手爲之授。法蓮寺大悲閣之亟謀  
鼎新也。其能已乎。從此闔郡善信。見大悲相。稱大悲  
名。盡起悲觀。盡生悲智。安在衆生之兩手兩眼不具  
足。千手千眼之無碍神通。而大悲之千手千眼非卽。

兩手兩眼之本來面目哉將使衆生化三毒爲三慧  
又奚獨慳囊未破而猶患茲閣之落成無日也



募造藥師殿疏

藥師經云凡諸有情曾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能  
解脫一切生老病死憂愁苦惱是何一名號入耳便  
獲如許利益也蓋因藥師佛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  
願皆爲救拔諸有情故故八大菩薩與十二藥叉大  
將咸承如來願力荷負有情爲作義利饒益安樂有  
求輒應功德無邊特號曰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  
德良有以也然則欲證無上菩提未不自廣利有  
情始若以廣利有情之故不顧自己肢體血肉忍痛

如。節。以。之。崇。奉。藥。師。如。來。是。其。發。願。亦。卽。如。來。本。願。也。其。爲。功。德。亦。卽。如。來。本。願。之。功。德。也。烏。可。分。別。思。議。于。其。間。哉。雉。城。比。丘。尼。慧。鑑。居。然。以。五。漏。之。身。誓。利。有。情。募。造。藥。師。寶。殿。慮。爲。費。不。貲。滿。願。匪。易。于。是。壘。石。爲。關。釘。手。乞。化。日。則。受。炎。威。之。偏。蒸。如。坐。清。涼。地。夜。則。供。蚊。虻。之。攢。咬。有。同。木。偶。軀。一。時。見。者。聞。者。相。與。驚。訝。嗟。歎。來。告。于。余。余。曰。若。何。自。苦。如。此。不。聞。截。手。斷。指。穿。骨。拖。鍊。作。種。種。怪。異。苦。難。事。爲。蓮。大。師。所。訶。擯。不。與。者。乎。是。殆。不。可。以。訓。也。告。余。者。曰。斷。

臂投崖。皆佛祖爲法忘身榜樣。何獨疑于廣利有情。不惜軀命之比丘尼耶。且安在五漏之身。不證無漏之果。而反爲自私自利。行施如割身肉者。護其慳囊也。余無以難告者而爲之疏。

重興天竺寺大士殿疏

粵稽觀世音菩薩。初因古觀音佛而發心。曰。我若成佛。等觀音如來。以聞思脩三慧。自入教他人。故於六根之中。惟用耳根。開圓通之門者。其本願應此方之機。又此以音聞爲教體。所以餘方諸大菩薩。數等微塵。迦文棟而退之。獨進觀世音者。以諸大菩薩。應當餘方。惟觀音大士。獨當應此方。故也是以感應之道。若針芥函。蓋絲毫不爽。而像法在天竺者。其感應爲尤奇。攷志自李唐來。已盛題詠。至石晉天福年間。有

道翊法師以瑞木設像。歷宋元明三朝。君公卿士咸爲隆禮致敬。殿宇寮房崇宏嚴麗。中雖迭更成毀。靡不踵事增華。今庚子歲三月。寺殿復燬。余蒙

恩假歸于四月浴佛日。登竺頂禮。則向來巍峩之梵刹。層拱之院房。已化爲煨燼。蕩爲瓦礫矣。僧衆繞余悲泣。亟謀所以興復之。而持冊乞疏。余告之曰。謀興復于今日。誠難言哉。雖然。以人力謀興復。則難以觀音大士之靈感爲興復。則易易也。蓋大士以三十二應現。尋聲救苦。閻浮衆生之苦。莫甚于今日矣。尤莫甚

于今日之東南一帶矣。年來水旱盜賊疾疫兵戈。以至髓竭供輸。力疲徵發。種種苦趣。盡攝入大士悲觀。慈觀廣大清淨觀之中。是以衆生不勝其苦。則大士不勝其救。惟無所不救。益無所不靈。往不具論。卽客歲六七月間。海上鯨鯢鼓浪潑天。而我浙濱海地方。安堵如故。非徼大士之靈。貺不至此。夫人重受大士之靈。貺保有室家。妻孥而忍于紺宮碧宇之蕩然無存。併歷代沿留之瑞像。使之風侵露濡。棲托靡所乎。余知普門示化。必有以提撕而警覺之。將盡衆生化。

三毒而薰以三慧。又奚止破一慳囊已也。行且有財。施力施心。施法施歡。喜踴躍共襄興復之盛舉。願從此海宴河清。民安物阜。以無負觀音大士尋聲救苦之慈悲者。當無俟余言之畢已。

募建靈三官殿疏

謂天下無不靈之神。而或有巍峩其殿宇。莊嚴其容像。愚民之往來者。未必入而瞻禮。卽瞻禮之而未必發其誠敬。神之于人漠然也。若是乎神之有不靈也。謂天下有不靈之神。而或有頽垣敗壁。荒烟蔓草之中。忽焉奉寸木爲活佛。一唱衆隨。走愚民如鶩。必誠必敬。而感應捷于影響。神之于人赫然也。若是乎神之無不靈也。然則豈神之有靈有不靈哉。亦人心之自爲靈。自爲不靈而已矣。人而動念與神違。則神去。



之矣。去之則靈者不靈矣。人而舉念與神迎則神依之矣。依之則不靈者靈矣。震澤之南不數武地名關鈕。關鈕有三官像。自水面浮來。一時地方人詫而靈之。環遠近百里之人亦競傳而靈之。于是貧無濟者病無醫藥者。中年無嗣息者。農夫思豐年。商賈思攸往。士大夫思亨達者。咸禱無不應。而三官因以靈得名。嗟乎。三元固得道者。神通廣大。亦何往而不靈。獨靈于浮水之一像哉。蓋觀像者之人心自爲靈也。今其像尚在荒榛野棘間。有僧行侃思構殿以崇之。而丐

言于余。余謂僧曰。三官之靈。人靈之也。則三官之殿之成。亦乞靈于諸善信之心足矣。何俟余言。

祇園寺建白衣觀音閣疏

世人之祈福求嗣者咸崇信白衣觀音以其祈福禱  
集求嗣嗣廣感應捷于影響故白衣觀音之名稱因  
世人之祈福求嗣而愈著雖然白衣觀音以慈悲爲  
心者也祈福求嗣之人未必皆以慈悲爲心者也何  
以感應之不爽也問心居士曰祈福者雖未必能行  
集福之事而祈福之一念視召禍而不悔者有間求  
嗣者雖未必能行廣嗣之事而求嗣之一念視絕胤  
而罔顧者有間菩薩慈悲隨機接引與祈福者以福

使人知福之真。可以祈庶幾。肯實行集福之事乎。與  
求嗣者以嗣。使人知嗣之真。可以求庶幾。肯實行廣  
嗣之事乎。然則世人而盡行集福廣嗣之事。又何必  
乞靈于白衣觀音哉。噫。此乃白衣觀音慈悲度世之  
本願也。潯水海空上人。欲建閣于祇園寺殿後。以奉  
白衣觀音。余因疏其意如此。非爲乞靈大士者。任布  
施相值爲不必。乞靈大士者。證無上果。若止以祈福  
求嗣。了此因緣。則亦淺之乎。視斯舉矣。

祇園寺華嚴募單疏

潯西祇園禪寺一鎮名利也。比年爲魔眷所侵，香火  
幾墜。住僧海空發弘誓願，于大雪中徒步至磬山，胝  
請松際和尚飛錫。此中于以揚宗風而拔魔幟，祇園  
之墜而復振，在此舉乎。乃松際以磬山之席不可久  
虛，特留高足轉上人，顯示權教，啓建華嚴祇場。以三  
年圓滿，無論是魔是佛，是聖是凡，盡攝入于華嚴海  
中。然後知和尚拄杖着落處，若日臨濟兒孫單刀直  
入，鳥用是喃喃課誦作學究生涯。則磬山携來之棒

不認作拄杖錯認作拄杖亦錯矣祇始于龍華會日  
堂內安十二單合之堂外護祇共二十四單每單一  
年需米若干銀若干以一人而領數單可以數人而  
湊一單可在娑婆界內緣有多寡在華嚴海中覺無  
大小也敬告之同志

夕照寺募疏

忘菴居士。偕無相道人。于夕照寺中。收埋人畜骸骨。遍告仁人君子。各隨願認收。固已恩施不報。德種無邊矣。而又念殘齒剩骼。雖歸藏得所。然非藉佛力。法力。賢聖僧力。爲之提撕救度。則長夜不旦。解脫無期。哀此白骨。終沉黑業。于是就寺中。謀建一地藏殿。以地藏菩薩本願誓救地獄罪苦衆生故。又建鐘一口。晝夜長鳴。能令一切枯骸咸聞聲度脫故。夫旣建寺鑄鐘。則須集真實淨德數輩。等地藏心。發地藏願。爲

之禮懺誦經鳴鐘施食俾萬類有情共登十地則常  
任供僧安單之費與造殿鑄鐘之費皆收埋骸骨中  
之究竟良因圓滿善果是烏可以已也余不禁歡喜  
讚歎轉代忘菴無相兩大檀護再告之仁人君子云



青蓮禪院接引疏

金剛經云。如筏喻者。法華經云。方便有多門。宗也。教也。皆筏也。皆方便之門也。三藏十二部。以至六代五宗。一千七百則公案。無之。非筏也。無之。非方便之門也。雖然。如來禪。祖師禪。與野狐禪。毫釐千里。向上路。轉身路。與鳥道岐路。覲面星淵。得其人。則火坑卽是蓮池。非其人。則醜翻翻成毒藥。接引鈍根。齊驅利器。莫如專修淨業一法。最穩當。最平實。猶筏之期于必濟。雖遲亦速。門之期于必入。雖迂亦逕。此雲棲大師。

所以爲西方真教主。震旦大慈父也。方今宗風狂吼。祖意亂揚。擎拳豎掌之輩。遍滿諸方。至淨土津梁。卒未有過而問焉者。空谷老人。憫淨業之衰微。醉狂禪之醉夢。特于青蓮禪院方丈室中。勵諸大眾。一心念佛。二六罔間。所謂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是愚是智。咸證菩提。無聖無凡。同生極樂。安在念之又念。非卽如來禪。祖師禪乎。念入無念。非卽向上路。轉身路乎。謂宗教之施設互異。則可謂宗教之指歸各別。則惑矣。余喜空谷之克紹雲棲家風。而且謂今日之眩

蒼于野狐鳥道者。示之南車。則非特教主之領袖。抑  
祖庭之鞭影也。院之中堂。寬僅容膝。堂前尚有隙地。  
諸善信欲規之。以供奉接引。余曰。是亦一筏矣。是亦  
一方便之門矣。因歡喜踴躍而爲之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終

文通公外集

卷之二

青蓮禪院  
接引疏

三